

激活文学批评的创新因素

王 羯

回溯近40年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可以发现关于文本的批评愈来愈多,而关于事件(现象和思潮)的批评则愈来愈少。这是因为批评家对文学事件的洞察和分析能力明显弱化。因此,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介入文学发展进程中,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文学的结构性问题,通过重建“文学性”激活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需要关切和回应时代的诸多诉求,但批评家需要通过学术的、个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判断。

我们现在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境遇,这境遇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从大处着眼观察和思考的。这意味着,介于文本、文学事件和世界之间的文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价值判断、审美反映还是知识生产,都需要洞察“变局”对文学的影响。旧传统、新传统、外来文化重叠于新时代,我们身处其中,如何整合,如何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在连接文本、事件与世界时,文学批评首先需要认识和评判世界,洞察历史的异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我这里说的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在与世界广泛联系中构建起来的。

如果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视为一个文学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促成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批评需要深入观察“变局”对价值体系、思想方法、生存方式及文学生产带来的深刻变化,并引导文学创作应对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

当文学批评在阐释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分析文学事件时,一个核心问题是是如何认识“文学性”。我们都熟悉那句话: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定义“文学性”的思路有很大差异,但文学批评家在研究文本、事件时无不认为自己是从“文学性”出发的。我的感受是:“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当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共识”的缺场。在失去了对社会共识的直接征引之后,批评仿佛也失去了一个可资参照的稳固的话语框架,因此陷入了不可厘清的混乱的“相对主义”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评价体系的失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审美评断本身只指向阅读者自己,而不再涉及共有的“客观尺度”。

“总体性”的丧失也反映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当下批评的另一特点就在于对文本“局部”细节孜孜不倦,甚至不乏过度解读的“推敲”。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就像在玩一个大型的“猜谜”游戏,批评家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解释”作家在文本中似乎苦心经营的“琐屑”细节。如何在批评文章中“概述”一部小说的情节,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充斥了太多“没有意味”的情节复述,这些毫无形式感的概述充其量也只是做到了“理顺”作家的思路。但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将在小说内容复述的同时,其实早已将自己洞见和审美判断熔铸到对情节的二次处理之中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今日批评的“总体性”的淡漠和批评家对话能力的减弱,我们似乎很难拥有“整体”地把握一个作品的“建构技术”了。只聚焦于细枝末节的象征索解、隐喻阐释,往往会使我们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稀释,一个文本最真症结的地方将随之脱逸出我们的批评视野。

如果我们从问题出发,从已经出现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就会看到逐渐形成的变革力量。文学批评需要激活这种变革、创新的因素,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代作家在表达思想和探索形式方面过于犹疑和谨慎。我特别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小说不可能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小说叙述和结构能力的强弱亦与此有关。福克纳说过,成为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那么,我们的强项是什么?如果思想贫弱,经验如何升华?观察如何透彻?想象又如何展开?作家的“思想状况”是创作的灵魂,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在写作的终点,作家与文本是融合在一起的。

文学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和讨论如何重建“文学性”。尽管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文学状况的判断存在差异,但显然都意识到了文学的困境与危机。这种困境与危机并不只是社会现实急剧变化所致,也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逐渐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文学性”处于晃动之中。文学无法置身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外,“外部”的冲击,“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始终让“文学性”处于“恒定”与“嬗变”之间,文学批评应当毫不犹豫地参与这一重建过程。



商业界喜欢把现在的年轻人统称为“E世代”,即出生、成长、生活、学习,乃至婚恋和就业,几乎都与互联网沉浸式伴随。对他们来说,网络成为一种前提、一种记忆,所以青年作者陈志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关于写作的问题需重新讨论,比如网络用语、线上聊天时的对话方式等,是不是一种新的口语?

回答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在年轻一代的日常中,网络催生的“新口语”已经遍地开花,只是由于我们的书面语已有相当的成熟度、稳定性和规范化要求,“新口语”要体现在写作中并被广泛接纳,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思索一下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和“让语言诞生”的写作本体追求,这种变化几乎是必然的,也许只是一种无声的潜行或悄然发生,但汉语的不断被改进和创造不可逆转。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试验写作,对于他们而言的“先锋”和“试验”,是否会基于这些“新口语”的创造而“生成”新的文学?

回到对他们文本的阅读,E世代的文学趣味、价值取向和技术应用确实更加丰富和多元了。

首先,文本的经典意识在E世代身上比较突出,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写作者(目前大部分还是在校大学生、硕士或博士生)。抛开作品质量高低这个前提,不难发现与前辈们大多从无到有、野蛮生长的状态相比,他们在成长即文学素养的塑形阶段,就经历了中外经典文学的系列熏陶。这种区别,反映在文本中。和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时期年轻写作者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技术搬运、粗糙模仿不同的是,在E世代这里,既成的经典意识和写作技巧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年轻写作者焦典似乎有更清醒的认识:“古典的、传统的审美和写作方法回归,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不会觉得外国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东西就具有先天优势、是一种新潮、古典的、传统的也不代表就是土。”焦典也同时看到,同龄作家对“先锋”、“对”、“异”的追求没有那么突出了,那种纯粹的实验性写作,或者完全颠覆阅读体验的写作变少了。栗鹿则看到,他们这一代的作品“呈现出比较突出的类型化特征,没有特别清晰的人物,没有强烈的时代背景,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心流”。

这种“好现象”也让我生出一种质疑或者说想象:他们相对缺乏创造的精神和试验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上述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少年老成、出手即有经典风范,却囿于阅历和写作实践的单薄,为赋新词强说愁,凌空蹈虚等问题普遍存在,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意识的文本更是难得一见。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说:“无论是新闻还是学术,核心都是探索和发现。”文学更是这样,甚至还要更进一步,那就是创造。

其次,对现实的关注,在他们这里已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其中,大头马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庞羽更多关注个体体验和价值追问,丁宗治专注留学生的青春孤独,赵李岑和王帝的文本则带有相当的试验气质和冒犯意识,焦点笔力强劲,对个体内心幽微的挖掘,对人与人之间隐秘情感的把握颇为精准。毫无例外地,他们的作品都与他们对现实的自觉关注不无关系,即便是寓言、科幻题材,也能看出他们对“当下”、“对人”的关注和表达热情。

面对这些年轻人的写作,有批评家指出:“我仿佛看到了一种原生态文学写作者对创作的虔诚与庄重,从中既看到了文学未来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成长中需要磨砺的青涩。”(丁帆)“一些作品的完成度还不够……作品与现实社会的紧密度不够,写作者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还显得稚嫩。”(汪政)两位老师在对年轻一代的青春写作给予充分肯定、鼓励的同时,也从语言到文本、从现实积累到技术锤炼,给出了温和的批评。的确,叙述上的“青涩”、生活面上的单薄成为困厄年轻写作者的两条勒绳,但这无可厚非,是每个作家必经的阶段,他们需要的是时间与笔力沉淀。

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方面,E世代写作者中很多人在写作方面其实才华横溢,但更多则是“潜龙在渊”的状态。“对‘文学家’‘艺术家’‘大师’这些标签性的外衣没有任何企图,写作于我来说只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的“95后”青年作家丁宗治这样说。我也遇到过若干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作品着实令人惊艳,出手即成,其成熟度和稳定性令人刮目,可惜写作量太少。

另一方面,所谓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之争。网络文学兴起以来,很多年轻人从一个纯文学爱好者投身网络写作大军,同时,也有不少网络写手因为跟不上“迭代”的节奏而转投“纯文学”。二者看似泾渭分明,甚至已然成为一种“圈子”现象——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就像唐朝有诗歌也有传奇,宋代有词曲也有话本,明清有小说也有戏曲一样,二者并行不悖,根本上并没有矛盾,只是获取读者的途径和生产方式、文本异同的差别罢了,所以无论走哪条路,都不存在对错。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E世代写作的希望和青涩

李 晗

在方言里流动的文化

——《合浪浪许家》的深刻启示

王 辉



《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近日在青年宫剧场连演5场。

“合浪浪”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合浪浪许家》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师徒友爱的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地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给予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巧妙的民俗切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

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尺的饺子馅”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观众。

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

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涵括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植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

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洲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为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重拾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漂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雄厚的创作班底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

《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

如果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第一,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第二,皆用当地方言表演;第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

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

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糅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王名乐
莲花落与太原变迁的融合尝试

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原莲花落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曲艺艺术,从创建到传承有60多年历史。随着时代变迁,年轻人对太原方言接触机会越来越少,加之太原莲花落是小曲种艺术,人们关注度普遍不高,传播范围有限。作为新时代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把这门艺术推广出去,在创新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必须以太原莲花落为整部剧的主要元素贯穿始终,这点最难,既不能生硬,又不能不凸显,最后选择用剧中我扮演的从小喜欢莲花落的孩子为载体,通过我的成长,反映莲花落的传承,从刚开的现现现卖,到后来的自编自唱,再到最后一幕结尾的莲花落新说唱,都是体现。还有幕间有一段曹强先生的录音精选,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总之,一部好作品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众多师友的指教、锤炼。我相信这部剧在边演边改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这部反映咱们太原城市的作品,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太原莲花落。

(作者系《合浪浪许家》编剧、演员)